



拉萨： 在高原阅读时光

□ 赵书彬 黄志武 鹿丽娟



在海拔3652米的高原城市拉萨，一处处实体书店与博物馆、文物场所等交织绘就了它的人文肌理。生活在西藏拉萨的人，大都有一幅自己的城市文化地图，公共图书馆、国有新华书店“藏漂”们的独立书店、专门的藏文书店以及社区书屋、寺庙书屋、农家书屋等各式的阅读空间点缀其间。

拉萨城区有70多处实体书店，与内地大城市相比，它们在规模上也许有些逊色，但给高原城市带来的阅读体验、增加的文化亮色、营造的书香氛围，却是独特而富有魅力的。恰如其分地说，它们是西藏读书人和国内外藏文化爱好者们的拉萨文化地标。

藏地书的宝库

拉萨是藏文化的中心，也是藏地书籍的宝库，要收集藏地图书非来拉萨不可。

拉萨八廓古城的街道错综复杂，如果找八廓东街措纳巷兴许很难定位，要是提起五明书店，这条再普通不过的巷子就会在古城100多条大街小巷中清晰起来。“书香不怕巷子深”，狭小的门廊连接木楼梯直通二楼，回廊两侧橱窗摆设的藏文图书显示这一处空间独特的定位。五明书店有300多平方米，现有6000多种书籍，最多的时候上万种。这家由甜茶馆式书吧转型升级而来的西藏最大私人藏文书店，在靠窗的一角仍保留了书吧。沐浴冬日的暖阳，被古黄的木头和群书包围，温馨雅致的氛围令读者享受拉萨的阅读时光。

初升的阳光刚透过藏式窗棱，柜台前店员“丛书不能单册购买”的话语正让购书者左右思量时，一排排书架旁，已有三五读者埋头于自己中意的图书。“这里，每天的客流量上百人”，巴桑是店长，之前从

事和藏文编译相关的工作，“藏文文献需要研究整理翻译，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许多的新思想知识更需要翻译成藏语言传播，让同胞们感受知识的甘露。随着西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好读书、读好书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了。”

从五明书店所在的措纳巷南端拐到八廓街转经道上，斜对面便是有着“最美新华书店”之称的八廓街新华书店。红底毛体白字的招牌显示着国有书店的品牌历史，掀开藏式门帘，古朴自然的实木装潢和藏汉文的各类藏地书籍显露出这里的特殊风格。由于位于八廓古城，服务老城区居民和各地游客两大人群是书店的定位，因此一楼主营藏文和汉文的藏地书籍，二楼主要销售学生用的教辅书籍和课外读物。

优越的地理位置，齐全的图书门类，让这家新华书店一年四季始终充满人气。

“正是因为是拉萨的书店，尽管图书经营范围有大有小，经营模式多种多样，但拥有种类齐全的藏地书却是共同的特征，这也是拉萨书店独树一帜的地方。”本土文化学者洛布扎西说。

旅行的心跳

阅读是拉萨城市的窗口，更是联系各类人群的精神纽带。每年的旅游旺季，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行者穿行拉萨老城区，走进藏味浓郁的书店买几本书，开始他们探索神秘藏文化的旅程。

已经运营15年的“古修哪书坊”便是许多游客进藏必到的地方。它的店主是一对夫妻，妻子格力来自内蒙古草原，丈夫东智是来自安多的藏族小伙子。2014年八廓街重修清代驻藏大臣衙门时，他们又在衙门口旁开了一家书店，古修哪进入了八廓街商圈最核心的部位。

走进这处有两个柱子的书坊，场所不大却藏香清淡、音乐舒缓、书香浓郁，更有风景明信片和藏纸制作的日记本不经意间打动来客，成为他们拉萨旅行的额外礼物和纪念。“古修哪”藏语意为“请到里面坐”，但书坊的男主人东智更愿意把“古修哪”解释为“古代的修行者您在哪里”，暗合读书也是一种修行。他认为，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增长，书屋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将会是一种常态。

在圣地拉萨徜徉书海，对很多游客来说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当书香激起进藏的第一阵心跳，也有人把心动变成了持久的情愫，经营起书店给游人提供诗意的栖居。天堂时光旅行书店店主老潘，拍过电影，在纳木错支过教，曾自驾走完进藏的每条线路，是位有名的“藏漂”。他在拉萨经营了好几家书店，八廓街这间是其中人气最旺的一家。

八廓街南段有一棵古树，古树的对面有一处古建大院，大院最里面就是天堂时光旅行书店。屋顶是透明的阳光棚，两三棵树木就在书店里自由地生长。当店员们一边拾掇一边谈论冬日阳光照进院子的位置时，已有游客被这里独特的风格吸引，信步走来。大院最里面的墙分成上下两层，书摆放的不是特别有章法，这反倒增添了些信手拈来的趣味。

在拉萨，“藏漂”们的独立书店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书店类型，或与咖啡、客栈、美食、手工艺品相结合，但都是以“书”为核心的开放式交流空间。

文化的滋养

拉萨大大小小的书店，都留下过努木的身影。但周末，他最爱去的还是八廓街。对曾任西藏图书馆馆长、现任西藏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努木来说，闲来在八廓街的新华书店、五明书店转一转、看一看，总会有新的收获和思想启迪。读书不仅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的生活方式。

最近，努木正在读《藏族服饰史》和《红珊瑚与绿松石：藏族服饰论文选集》。“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藏民族的衣食住行作为最基

本文化事项，又具有独特的体系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拿藏族服饰文化来说，独特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容结构和存在形态的文化类型。”他说，传统服饰工艺和元素进入高端时尚设计是切实可行的生动事例，希望自己和所里的同仁能够在传承延续丰厚积淀、促进文化创意转化上作出贡献。

次仁白珍是个喜欢在周末戴上耳机去西藏图书馆的上班族。“在这里安静地待一下午，除了精神上越发感觉丰盈，专业知识也能在边看边记录的同时获得更多积累。除了最原始的纸质图书，有时候我还喜欢在电子阅览室找一些资料。”次仁白珍取下耳机笑吟吟地说。

长期以来，西藏图书馆充分发挥公益性职责，起到了“城市教室”的作用。截至2018年底，接待



读者12万余人次，比2017年同比增长20%，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20余场次、累计参与人次达5万余人次。西图讲坛、阿佳讲故事等品牌栏目正相应成熟，针对家庭的“阅读伴爱成长”为主题的“亲子阅读”、面对视障读者的“阅读还你光明”、面对大众的“阅读引领未来”等读书联盟活动，也作为西藏图书馆打造的阅读品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2018年，西藏图书馆被评定为全国二级公共图书馆。

西藏图书馆馆长次旦普赤说：“作为公共图书馆，我们立志要把西藏图书馆打造成人们除了家庭和工作单位之外最想去的地方。让人们感知图书馆、喜欢图书馆，进而热爱阅读，让书籍成为挚友。”



古人说，花开是“花笑”，那么天笑呢？是闪电来了。

“怕”本无恐惧之义，甲骨文和金文里均不见此字。文字学家判断，此字原来应读作“泊”，表内心恬静、了无激动。

1月13日，作家张大春在北京朗读社与600多名读者分享他对文字的体悟。他说，一个字长途跋涉来到我们面前，已经不是它出发时的模样。

平素，我们对于文字都是“工具性的使用”，笔滑手油，很少停下来，了解那些一笔带过的字词有什么深意。在新书《见字如来》中，张大春写下的不光是对字词源头及发展的辨析，而且记录了字词与自己生命情感发生联系的时刻。他说：“每个字，呈现在书中，都包含了我的生命。”

在张大春的原生家庭中，“各人以本分相待”被当做“礼貌”的简单注脚。父亲总会在最欢乐的时刻，注意他是否忘形失态。张大春读研时，同栋的汪伯伯叩门拜年，他开门迎客，拱手为礼，还道了恭喜。待汪伯伯离去，父亲一扶镜框，叹了口气“怪我没教好罢”！原来在老人家看来，拱手相贺，是同辈人相施之礼，晚辈见长辈，就得深深一鞠躬。

《见字如来》内容多来自张大春为《读者文摘》杂志写的专栏“字词辨正”。数十年前，张大春正在初中读书，每次拿到杂志，都会先做这份“考卷”——当时作者是梁实秋，10道题，都是四选一。他每次答对也就三五道，却常常因为自己错得离谱而哈哈大笑。2011年专栏复活，请他来执笔，总编辑多给了两页空间说解，让读者能从文章中识其答案对错之所以然。

书名叫“见字如来”，就是说仿佛看到了每一个字背后启迪的生命记忆。他希望对汉字有自发兴趣、喜欢玩益智游戏、对知识的极限有好奇心的人读到这本书。其实这本书里还包含了一个中年人的况味：体味人的来路与去路、民族的性格、个人或历史的情怀。

生于1957年的张大春，天分高，性格也欢脱，早早就跨界多元发展。他写古体诗词，在电台做说书节目，担任王家卫《一代宗师》的编剧顾问，还写歌词，种类驳杂，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多次获奖。40岁时父亲一病不起，说想不起来有什么要跟他交代的。他才去认真翻读六大爷写的《家史漫谈》，开始书写家族六代人的乡愁与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张大春：
雅致的趣味，
多半来自文化



命运，“认真悲伤”。

如今的他，每天6点半起床，到中午1点前都是写作时间。过去大半年，他想到什么，就用毛笔小楷小行书地任意写下来，文言文的。微信拍给朋友，再找时间增添成白话文，打到电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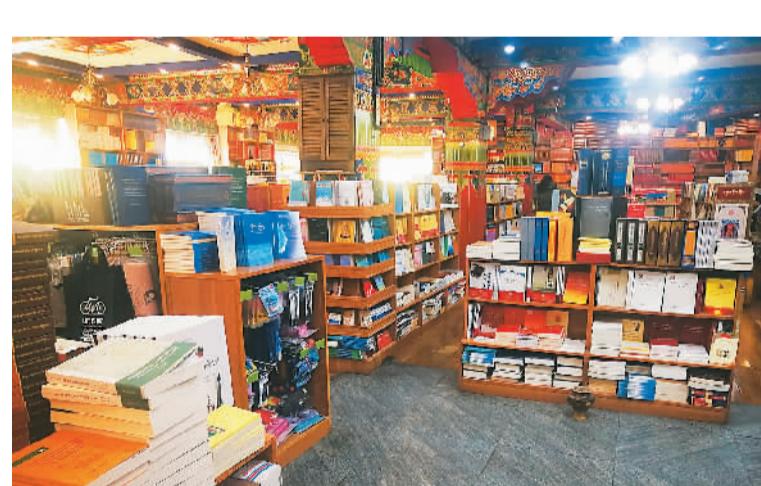
他的大学老师看到他的硬笔书法，认为他适合写褚遂良，于是他就一天天零碎写下来。直到姑父、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问他：“你临过欧体吗？你回头写，不用从头到尾。”姑父找了本很生僻的字帖《皇甫诞碑》，每页圈几个字让他反复写，他体会到难以言说的笔锋转动的感觉，牵扯到非常复杂的联动关系，其妙无穷。如今他有时一天能写到15个小时。

“生活中雅致的趣味，多半来自文化。比如诗词，一些开玩笑的文章里也包含了家国情怀。个人怀抱之外，士大夫更在意文字的独特性。人生后半段，每天的生活里有一点点与昨天不同的东西，就很愉快。”他希望能帮这一代人捡回被糟蹋的训练及教养。

梁晓声新书“家·国·天下”三部曲出版

近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推出梁晓声的“家·国·天下”系列图书——《家·国·天下》《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微观天下事，不负案头书》。在该系列作品中，梁晓声以平凡人的视角，记录了家庭的温情，见证了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七十年来大时代的变迁，解读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热点问题，既有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有对家国信念的守望。

在梁晓声看来，中国人本质上是愿意亲近书籍的，人与书的亲密关系应该从小就



五明书店内景

《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发布

不久前，现代出版社举行了“新概念20年，半部青春文学史——《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新书发布会”。嘉宾阵容可谓豪华——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孙甘露，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现代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等参加了发布会。

1998年，青年文学刊物《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一起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成为文坛大事件。这项赛事之后成为全国大中学生实现“文学梦”的聚集地，很多获奖者由此走上了文学道路。

《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收录了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以来每届获奖作文中最有力的作品，

这是以新概念为品牌的、《萌芽》杂志社唯一授权的作品集。通过该书，读者可以管窥不同时代的青春记忆与青春书写的风格上的变迁。

(李昂)



故宫何以为“学”，这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森2003年首创故宫学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门以紫禁城宫殿、宫廷文物藏品与故宫博物院为中心研究对象的学问，从提出至今整整15年来，郑欣森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先后发表《故宫学述略》《故宫学纲要》《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多维视域中的故宫学——范畴、理念与方法》等论著。2017年，专著《故宫学概论》(简称《概论》)问世，回顾了探索实践故宫学的详细历程，明确了故宫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梳理了故宫学研究对象的散佚、存藏、整理与研究状况。该书既是一部故宫文化知识的集成之作，也是故宫学理论的整体建构之作，更是文化自觉意识下的经世致用之作，被誉为“故宫学的扛鼎之作，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单霁翔《中国

故宫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 高志忠

《文物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

讲好中国故事，让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故宫无疑是一张靓丽的名片、一个特殊的门户、一个重要的载体。在故宫学概念提出之初，郑欣森就将故宫学的根本目的定位在“充分挖掘故宫深厚的内涵，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

《概论》中，郑欣森秉持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的理念，提倡用“大故宫”的学术观念来认识故宫与故宫学，并强调故宫学综合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特点。

郑欣森认为故宫学持续发展的活力在于人才的培养、学术的薪火相传。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常年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故宫学走出红墙，与高校合作成立若干研究(院)中心，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此外，积极推将故宫学纳入到大学的公共课程体系，进行基础性人文通识教育，通过故宫文化知识的滋养，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故宫学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如文物学、文献学、文学、历

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博物馆学等。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开设有故宫学的通识教育课程。

2009年、2013年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故宫学研究所、故宫研究院，以积蓄力量，有序推进学术故宫的建设，提升博物院的文化软实力。因为有特定研究对象、渊源有自的理论基础、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2013年，“故宫史与故宫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的一个研究方向，故宫学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接受、认同并研究故宫学，《概论》使“散落”在各个学科的故宫学研究者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感。

郑欣森坚持并倡导故宫学研究的开放性，认为故宫学是国际性的学问，“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全世界”。(作者系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院长)